

居處部

堂宇 園池 橋井 庖竈 厠 簾帷幕

屏風 帷床 胡床 榻 壇榭 簟席

香茶部

香 香爐 茶 水品

事文續集

加  
163/60  
\*25







利  
268  
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 堂字

羣書要語堂謂堂堂高顯貌釋名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曲禮堂

上不趨同上攝齊升堂鄉黨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爲

也盡心十金之子不垂堂爰盎傳蒲堂飲酒一夫向隅蒲堂爲

之不樂漢書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潘岳閑居賦

詩句 中堂高且新韓野外堂依竹杜重上君子堂杜開襟野堂



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岳、廬山、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

者，惟金陵錢塘然。一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元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闡南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

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梅公作此堂最得登臨佳處歐公爲之作記人謂公未嘗  
至杭而所記如目覽坐堂上者使之爲記未必能如是之  
詳也見文集

有竹堂記

晁無咎

濟南李文叔爲太學正得屋於經衢之西輸直於官而居之治  
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榜諸棟間又爲之記於  
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掃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爲文章日  
數十篇不休如繭抽緒如山蒸雲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  
須臾盈卷軸閉窓几案婢僕大馬目前之物有二可指無不  
論說形容彊朝而故評之以致其欣悅而於竹尤數數也顧其地

狹而卑天南榛蕨蜘蛛之織河柳兔葵之所交橫而蒙翳人不  
知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下而語之讀壁間記仰棟而指  
其榜曰吾固詔客矣客輟然而笑曰今夫渭川之千畝淇園之  
築林與南山之造天而蔽日者其大若杯若盂若桐梓之軀其  
膠絲嵌巖之上而臨百仞之淵不特出屋簷而摩墻堵也暮春  
者春雷隱隱萬竒奮角如犀兕作籜解而出碧一曰百尺彌望  
不可以極於時刀斧之取材者度徑圍而得之大小齊一西轉  
邑笮南引江漢浮渭而亂河困束麓屬而下者爲筒爲竿爲屋  
椽捷留千丈之筴徧國之藩籬是賴斂而比夫律呂以悲哀娛  
耳者音聲滿天下也視其旁之人室廬竹也用器竹也樵而薪  
者竹也以質米益而出之其鄰境者竹也夫此人豈知竹之愛

儵然而喜諄諄然語人而以夸之曰吾居有竹也哉又叔亦輒  
 然而笑曰不然夫物安知其貴賤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藍田以  
 抵鵲沉為美木而交趾以為槃食擬白鷓錦鷄山中以醢腊而  
 貴人以百金致茗以為粥而胡人以為佩夫物固有以多為賤  
 而以少為貴者今夫王城之廣大九塗四達三門十二陌坊之  
 基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官接而垣比車馬之所騰藉人  
 氣之所蒸清甍麗百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逸而莫之致而貧  
 者置圖無所況於其他哉然則環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  
 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以揭之於棟而名之書諸壁而記之儵  
 然而喜諄諄然語客以夸之不亦可哉且竹之美昔人以比德  
 松柏在冬夏青青君子之所獨也以夫少猶貴之使余得見夫

渭川淇園與南山之蒼蔚者而遊其間雖多固不可賤也夫多  
 猶不可賤又况其少哉客曰唯雖然吾聞昔王子猷好竹嘗曰  
 安可一日無此君聞吳中士大夫有佳竹欲觀之徑出坐輿造  
 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欲留而不可將出主人閉之因盡歡而返  
 今文叔居有竹文叔姑亦洒掃儲具借不邀客客將造門坐羣  
 上不去曰竹固招我

醉白堂記

蘇子瞻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  
 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  
 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  
 哉軾聞而笑曰公豈有羨於樂天而已乎且願為尋常無聞之

5

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  
 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  
 處乎患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  
 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者莫  
 釋也當是時其有美於樂天無足在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  
 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  
 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亂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  
 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  
 其風來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  
 乞身於強健之時退身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  
 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財而家有聲妓之奉此樂天之

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  
 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  
 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  
 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失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千萬  
 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  
 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  
 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  
 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  
 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  
 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  
 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



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冰玉堂記

張文潛

熙寧中余為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時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為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絕復以親老求為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余既慕公之義而望其肩宇聽其議論其是非予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為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於世年五十餘為潁上令節致仕歸隱於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於物人皆師尊焉於是既著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

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余受詔校資治通鑑於秘書省是時公同時脩史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未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於人者也方其激於義而作雖足蹈坎井手攬虎兇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略而視其為吏則嚴簿書吏胥吏撫鰥寡繩豪猾纖悉曲當皆可為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於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於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汨汨如道其里閭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略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范曄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學

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疑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後道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余補官春陵道原之子義仲主簿於德安叙其太父與父之事示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太父於床下出而歎曰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為詞以哭曰歿之為父與道原之為子潔廉不撓水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各吾太父所居之堂曰冰玉君為我書記之余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欲為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歲成一家之書與六經並傳父子之於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焉疏廣受於宣帝有師傳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捨官貴如棄去垢骨肉之

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如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輝並著名立於父而顯於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檀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始余應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論廣是益得其兄之餘而義仲敏於學而捷於文屹然好名而立節者也余知冰玉堂之洒掃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為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俯青雲而下睨羈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誼兮父唱子和與仙聖乎為徒紆為雲霓兮注為江湖儼為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之兮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漁儼頓轡而不敢留兮恐其尚謂我汚也

冰玉堂記

朱元晦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既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故居遺地於郡治之東暇日屏騶馭披荆棘而往觀焉問其北隱然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窅然以下者則詩序所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唯是僅存而其他則皆漫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為之躊躇四顧喟然而歎曰凝之之為父道原之為子其高懷勁節有如歐馬蘇黃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其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史之盛既有以自適其適而一時遊且宦於此邦者亦得以叩門避席而考德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臺傾沼平鞠為灌莽而使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躡躑於其上又何其可悲

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垣而溝之以合於郡圃繫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冰玉之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像於其上且聞陳忠肅公之嘗館於是也則又繪其像以侑焉既而所謂是是堂漫浪閱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既成使人以圖及書來屬予記予惟異時承之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克就今披圖考驗尚能憶其髣髴固喜曾侯之敏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來人心不正保身者以回流合汚為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已為長策其聞劉公父子之風不睡而罵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曾侯一以表賢善俗為心而不奪於世豈可得哉於是既書其事而適有以陳令舉騎牛詩畫為寄者因并以遺曾侯請刻堂

上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

揚州重建平山堂記

洪景廬

揚州最古南博海北隄淮井而方之蓋萬里後世乖離鉅析  
 殆且百郡獨廣陵得鼎其名故常稱巨鎮為刺史治所為總管  
 府為大都督府為淮南節度使方唐盛時全蜀尚列其下至有  
 楊一益二之語入本朝事權雖表而太守猶帶一道鈐轄安撫  
 使品其城望他方莫與京也迷樓九曲珠簾十里二十四橋風  
 月登臨氣築政已突兀今古茲堂最後出前志謂江南諸峰植  
 立簷戶肩摩領接若可拔取山川既佳而又歐陽公寔張之故  
 聲壓宇宙如揭日月措紳之東西以不得到為永恨意曾城闌  
 風中天之臺抑未耳其重如此然餘百年間屢盛屢歇在老木

礎因之以頽陔若之以兵革而遺址離離無復一存荒烟白露  
 蒼莽滅沒使入意象蕭然誦山色有無之句付之三歎而已吳  
 興周侯宗開藩之二年北邊輸平民俗安定思所以壯隆一邦  
 作新窺簷乃致志於所謂平山堂者積工伐材費省工倍四旬  
 而落其成遺民憧憧後先策老抱幼目蕩意怡不自意太平官  
 府之見至或感以泣有客從北來為予言相與心嘉之而侯踵  
 書來請記揚為州雖大然非昔比矣無有崇臺累榭之勝環觀  
 佚覽之樂為官者視蔭節去無所寄適非真有羨慕不輕得留  
 也侯獨居之安居之安則其於事也勇而立一堂之就似無謂  
 以勞者曩侯為野貽予廷勞使客出其間兩月留留益久得  
 侯之用心拊摩饑荒中雖履屐間亦盡善今日典天府為方伯

休其心於護遘乘障之餘以抗思埃風之外追昔人而與居豈不益可嘉則丁堂之就宜有足夸者故為顯畫之使准人時節來游笙簫舞歌彷彿乎其上下拂石而挽之以無忘賢侯之德侯方以功力奮從是為羽儀天朝可上不疑

三槐堂記見陰德門

律詩

西郊

杜甫

時出碧鷄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葉囊無人競來往疎懶意何長

堂成

杜甫

背郭堂成蔭白茅綠江路熟俯青郊楹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

煙高露稍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楊雄宅懶墮無心作鮮朝

### 園池

羣書要語園植果圃植木說文園圃毓草木周禮場人掌場圃

植果麻同上無踰我園將仲子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東方余既

滋蘭之九畹兮又植蕙之百畝楚詞園日涉以成趣陶詞池沼

池也廣雅池者陂也說文孫子有金池湯池之固後人因此開

地為池以養魚鼈風俗通鑿斯池也孟子

詩句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曹植開門朝掃徑葦水夜澆花

于鵠鳥下花間井人彈竹裏琴呂溫園林窮勝事選清晨向水

園杜名園依綠水杜故園花自發杜池謝惠連池塘生春草方

池選涵清源選方塘涵白水選柳塘春水漫嚴維小水細通池杜

數株碧柳蒼苔地下丈紅蕖綠水池荆公

古今事實

射雙圃

孔子射於雙相之圃射義

居鄭圃

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天瑞篇

抱壑灌園

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壑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夫

人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桔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黷然而慙曰始吾以夫子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斯人也莊天地篇且子獨不見夫桔槔乎引之則俯捨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不得罪於人天運篇

拔園葵

公儀休相魯拔園葵不與人爭利

馬踐園葵

魯漆室之女曰昔有客繫馬園中馬逸踐葵使予終歲不飽葵

註見纂

董仲舒下帷發憤三年不窺園

灌園收利

向秀與呂安灌園於北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園池假入

孝和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東觀漢記

車水入園

魏馬鈞巧宦絕世居京都有地可以為園而無水以灌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巧百倍於常

華林園

簡文華林園頤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

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入世說

園主不禮

晉王獻之高邁不羈雖閉居終日不怠容止風流為一時之冠嘗經吳郡聞顧辟強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強方會晉友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儉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鉏園得金

管寧華歆園中鉏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鉏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之世說

金谷園

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陽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自歡心之物備矣

園丁賣菜

柳元景為尚書令南岸有數十畝菓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者宋書

苑中立肆

齊東昏以閔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苑中立店肆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闔者就妃罰之百姓歌曰閔武堂種楊柳

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盜蔬不問

齊范元琰家貧以園蔬為業嘗見人盜其菘元琰遽走欲起其愧耻或有涉溝盜其笋者元琰伐木為橋以度之盜者大慙

平泉莊

贊皇公平泉莊周廻十里建堂榭百餘所今基址猶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其間故德裕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蕪絕唯鴈翅檜珠子栢蓮房玉藻等蓋僅有存者怪石各品甚衆多為洛城有力者取去唯禮星石及獅子石今為南學士徙置梨園別墅賈氏談錄世傳李德裕醒酒石以水沃之有林木自然之狀淮南志



不市張相園

唐嗣曹王皇為山南東道節度張東之有園圃在襄陽皇將市取之馬彘諫曰漢陽有中興功公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皇謝曰主吏失詞以為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

不受園十錢

温公營獨樂園園子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人遊園園子得茶湯錢十千閑園日與主人分之日來納公公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之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不受十千所創也元城語錄

太液池 以下係池

武帝作建章宮其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山神山龜魚之屬

昆明池

武帝作昆明池習水戰西京雜記云武帝於池中置一石人相對以象牽牛織女又刻石為鯨魚每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

習家池

峴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習家魚池山簡永嘉二年鎮襄陽每出遊戲多在池上飲輒醉名之曰高陽池襄陽記

西苑池

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池周十餘里為三神山儲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列山上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池

15

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已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菱芡車輿遊幸則積水而布之

放生池

唐肅宗詔天下臨池帶郭處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迄于昇州江寧凡八十一所顏真卿為之碑

浴妃池

楊貴妃生於蜀常誤落池中後人呼為浴妃池外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李德裕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祭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忠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悽然遐想屬在伊川常賦詩曰龍門南嶽盡伊原草樹人煙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于龍門得喬居士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為荒榛首陽微岑尚有薇蕨山陽舊徑雅餘竹木吾乃廢荆棘驅狐狸如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于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常以為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玄祖潛身于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郎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不可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遯留侯託黃老以思世亦其次焉范

唯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登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如吾者于蔡無衛足之智處鴈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警卑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隹子弟也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公之思召伯愛其所憇之樹近代薛令君於梓亦自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為公谷為陵然後已焉可也

五代張全義唐莊宗時為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有監軍常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

一石哉全義常在賊巢中以為譏也大怒答殺之本傳  
歐陽集古錄跋云余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押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固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禍福不能動而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不能為者賢聖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不巳至或疲散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獨樂園記

司馬君實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  
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  
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  
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鷓鴣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迂叟始家洛五年爲園  
其中爲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云迂叟平日多處堂  
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  
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味  
至夫可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  
藥決渠灌花操斧斫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  
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托耳目肺腸卷爲已

有踴躍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  
而命之曰獨樂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  
子獨取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德比君子自  
樂恐不定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  
雖推以與人且不取豈得強之乎必也有以肯同此樂則再  
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北村記

葉止則

戶部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曰北村畝  
餘二千中涵五池大半皆水也其爲叢木茂花之蔭狹矣靈壽  
書院秀容臥起而移老堂巨屋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爲崇閣邃  
宇之居福矣洲臧者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爲市者皆

魚蝦之友，菱芡之朋，而冠帶車馬之來，絕矣。併日却坐，分夜獨宿。艣回掉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欸乃，常在庭際，而絲竹鼓鍾之奏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胡臺高，不逾丈，具匾前臨湖心，遠峰明晦，滅沒近，而後溪鳳凰毗弁，諸山往往湊泊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失城中，甲觀大園，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鹵莽而營之，苟且而成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謂粗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園，照耀而映奪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冲約有清識，既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挹損其言，不特夸擅，可謂賢矣。余常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

特為第一。其山脉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滯止演漾澄瑩，緝澈數百千里，接以大湖蒲荷蘋蓴，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渺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嘗不遁逸嘯歌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入世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豪流公，乃以築園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古詩

同羣公題張處士菜園

高適

耕地桑柘間，地肥菜芋熟。為問葵霍女，何如廟堂肉。

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

王無功 續

旅泊多年歲，老去不知迴。忽逢門前客，道發故鄉來。歛眉俱握手，破涕共銜盃。殷勤訪朋舊，屈曲問童孩。衰宗多弟姪，若箇賞池臺。舊園今在否，新樹也應栽。柳行疎密布，茅齋寬窄裁。經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渠當無絕水，石計總生苔。院果誰先熟，林花那後開。羈心祇欲問，為報不須猜。行當驅下澤，去剪故園菜。

谷王無功思故園見鄉人

朱元晦

我從銅川來，見子上海客。問我故鄉事，慰子羈旅色。子問我所知，我對子應識。朋遊摠強健，童稚各長成。華宗盛文史，連牆富池亭。獨子園最古，舊林間新坳。柳行隨隄勢，茅齋看地形。竹從去年移，梅是今年榮。渠水經夏響，石苔終歲青。院果早晚熟，林花先後明。語罷相歎息，浩然起深情。歸哉且五斗，餉子東山行。

司馬君實獨樂園

蘇子瞻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襟袖，履竹色侵屐。尊酒樂餘春，慕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沒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積。拊掌笑先生，年來效暗啞。

東坡作獨樂園詩，只從頭四句都說盡，便可以圖畫。

題李氏園

蘇子瞻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修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圍古屋。舉鞭扣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異花蕪四方，野鳥喧

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墻曲東注入深林林深窻戶綠水光  
蕪竹靜時有獨立鷓鴣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感豈惟此地少意  
恐關中獨小橋過南浦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挺若舟于解  
陰陰日光淡黯黯秋氣蒼蒼東爲方池野鴈雜家鷺紅梨驚冷  
抱映島孤雲靄春光水溶漾雪陣風番撲其北臨長溪波聲卷  
平陸北山卧可見蒼翠間禿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  
李將軍負險乘衰叔抽錢笑間口但未推羹粥當時奪民田失  
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圃籍沒不容贖此亭破千家齷齪城之麓  
將軍竟何事蟣虱生刀鞘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  
人聞名頭尚縮我今官正閑屢至因休沐人生營君止竟爲何  
人上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

題朱叡家園

劉屏山

晨輝麗丹極立豈侔帝居向東堂上人零落烟海隅不才際時  
會振跡皆刑餘闡帟尚帝主皂隸乘軒車流賊被東南生殺在  
指呼樓船數花右里巷無袴襦至今江左地風雲亦嗟吁叨榮  
已過量受禍如償逋荒涼戟門路尚想冠蓋趨客船維岸柳呼  
久罾池魚徘徊極幽討曲折迷歸途夜月扃綺戶春風散羅裾  
榮華能幾時喪亂實感予曹鄴予何譏此曹真人奴

芍藥宅

楊廷秀

風雨敗花爲花作宅上棟下宇瓦之壁之皆以油  
簾

何以築花宅筆直松樹子何以蓋花宅雪白清江紙紙將碧海

透松作畫棟時鋪紙便成瓦  
瓦色水晶似金鴉暖未融  
銀竹響無水汗容漬不泣  
晴態嬌非醉盡收香世界  
關在閉天地鼠日幾曾來  
蜂蝶獨得至勸春入宅  
莫歸休勸花住宅且小留  
昨日花開開一半今日花  
飛飛數片留花不往春竟  
歸不知折掉瓶

史看

春園卽事

王維

宿雨乘輕屐春寒著敝袍  
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  
草際成基局林端舉桔槔  
還持鹿皮几日暮隱蓬蒿

題崔端公園林

李端

上士愛清輝開門向翠微  
抱琴看鶴去松石待雲歸  
野坐苔生

席高眠竹掛衣舊山東望遠  
惆悵暮花飛

治圃

張文潛

傲客亦為圃從人笑我痴  
自求佳草木仍插小藩籬  
吾事正如此人生聊自怡  
霜松未及尺獨我見奇姿

南園

羅隱

搏擊路迷南園且灌畦  
敢言逃俗能自是樂幽栖  
葉長春松潤科圓早薤齊  
雨沾虛檻冷雲壓遠山低  
竹好還成徑桃夭亦有  
溪小窻奔野馬閑甕養醯雞  
水石心逾切烟霄分已睽  
病憐王猛吞馬笑隗鬻泥  
澤圃潮平岸江村柳覆隄  
到頭乘興是誰手好提携

老圃堂

盧綸



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日春風欺不在。就林吹落讀殘書。

南園偶題

薛能

天子優賢是有唐。鑑湖恩賜賀知章。他年我若成功去。乞取南園作醉鄉。

田園雜興

范至能

種園得果僅償勞。不奈兒童喜鳥雀。搔已插棘針。樊筭徑更鋪魚網。蓋櫻桃。

又

蝴蝶雙雙入菜花。日長無客到田家。雞飛過籬大吠竇。知有行人商來賣茶。

三三徑

楊廷秀

東園新開九徑。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九種花木各植一徑。命曰三三徑云。

三徑初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庵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

郊墅

鄭谷

青曲樊川雨半晴。竹莊花院遍題名。畫成煙景垂楊色。滴破春愁壓酒聲。滿野紅塵誰得路。連天紫閣獨關情。漢波水色澄於鏡。何必滄浪始濯纓。

黃處士園林

劉威

偶向東湖更向東。數聲雞犬翠微中。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

夢無路通樵客出來山帶雨漁舟過去水生風物情多與閑相稱所恨求安計不同

洛下園池

邵堯夫

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春縱游只却輸閑客遍入何嘗問主人更小亭欄花自好儘荒臺榭景纔真虛名誤了無涯事未必虛名搃到身

春情懷故園

楊廷秀

竹邊臺榭水邊亭不要人隨只獨行乍暖柳條無氣力半晴花影不分明一番雨過來幽徑無數飛禽有喜聲只欠翠紗紅映肉謂海棠兩年寒食負先生

詩話

平泉莊

李德裕東都平泉莊去洛城二千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對引泉水縈回疏鑿像平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江山景物之狀以間行逕有平石以手磨之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初德裕營平泉遠方之人多以異物奉之有題平泉詩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劇談錄

吟治圃詩

馮長洛七歲吟治圃詩云已落地花方遺掃未經霜草莫教鋤仁厚天性全生靈性命已兆於此陳輔之詩話

雜著 以下係池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九

三

弘農公刺渾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塹  
島諸洲。交其中。其岸之突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  
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  
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縈檻。與波  
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郭眇忽。樹之松柏杉楮。被之菱芡芙蓉。  
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  
文行累為連帥。所賓禮貢之澤。官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  
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  
摠統。以至虛為極。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  
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  
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

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據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  
文宜益峻。道宜益茂。交相贊者也。既頌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  
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渾。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  
授之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  
以不記。

南雍州池亭記

洪景廬

觀山者必於終南。二華。天台。赤城。觀水者必於五湖。三江。適梁  
魏周秦。然後極通都大邑之盛。不容凌風之臺。畫雲之樓。却日  
露寒之觀。不足以游目騁懷。竟環壯絕特之美。彼夸者之談。則  
然若是。而克之。馬必須蒲稍。齒蘇之駿。飲必中山桑落之酒。包  
太官之羔炊。共城之稻。鱸秋風之鱸。槎頭之鱸。鄭衛娥媚以為

御孟公君卿以為客。冬空暖夏室寒。朝經而夕緯之。中心縈繞  
如車。汰輶萬寧有足理。今吾環堵之宮。把茅蓋頭。開數椽之窓。  
掃隙地五六尺。植竹數十個。田父過我。傾濁醪。老瓦盆中。張兩  
脚。如箕。徑醉輒睡。無入乎柴門之下。獨昌翔其間。由我者。吾豈  
不大姪夫。是之謂隨寓而安。則吾焉往而不為勝。庚嶺之南七  
十里。以雄名。州當孔道。往來之間。候人者。日緣續不絕。守居不  
寬。綽又無高明爽塏之臨。以舒厥心。主諾者。幸蒲秩決去。何用  
知。委蛇退食之可樂。聽事之東。故有池。延袤且十畝。滿中白菜  
蕓。千葉而實。池心突然亭亡。而址存。不知幾年。數豫章王稚川  
至。頗有意復之。得廢寺棄材。西向作屋。周以欄廓。然四轍榜曰  
種玉亭。首北隄貫中架梁以往。又南向作屋。羅羣山於雉堞之

外。榜曰挹翠亭。池亭距黃堂不費步武。脫闌闌。寶壘而山數林  
壑之勝。具天寶開稚川。銳使為之。以為凌江上善第一妙境。人  
人指嶺表為瘴邑。距知所謂隨寓而安者。顧乃不啻足耶。稚川  
作公子善屬文。作郡有治理效。上官賢之。雄民不能淹使。留更  
數月。當去。其未去也。舉杯中之詠。金欄長吟。有信來儻以示我  
古詩

南池

杜甫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然闌城  
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粳稻共比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  
止足。高由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  
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雲衣。荒

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  
活祀自古昔。非惟下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  
興。遭亂身局促。駐馬聞漁舟。躊躇慰羈束。

夏日集葆真池上分韻得靜字

陳去非

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荷萬柄。是身惟可  
懶。共寄無盡興。魚遊水底涼。鳥語林間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  
時正。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梁王  
今何許。世傳葆真池。梁惠王故沼。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其贖。遊  
近一樽酒。它年五君詠。顏延年評竹林七賢以貴盛馳而不取。重期踏月來。夜  
半嘯煙艇。

律詩

天池

杜甫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纒通。百頃青雲杪。層波白石中。鬱紆騰秀  
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出。兼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菱芡古  
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  
支機石。如臨獻寶宮。九秋驚鴈序。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  
勞任薄躬。

盆池

陳去非

三尺清池窓外開。芙蓉葉底戲魚回。雨聲轉入浙江去。雲影還  
從震澤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九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九

二十七

三入散狀... 東元非... 天狀... 林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橋

羣書要語橋水梁也或曰梁石橋也石柱謂之衙釋名獨木之  
橋曰權亦曰約今謂之略約廣志楚人謂橋為圮舟梁謂浮橋  
說文烏鵲填河成橋淮南子橋有鴈齒六帖長橋臥波味雲何  
龍阿房賦駕海維河浮鼉役鵲柳漁銘造舟為梁見於詩而在  
權衙約雜出於子史若橋之為名則始於商而獨著於周書選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 居處部 橋

秦漢乃各冠以地或因水而稱朱舟橋記近世以來其功利之大且廣者多為浮屠氏所有蓋佛以慈憫利物為心而橋梁又居八福田之一同上以堅石固其岸以巨材壯其趾脉絡貫穿勢倅坤軸一木所幹萬鈞為輕大牙相函魚鱗密次踴若驚戴蠢如嶽壓蛟螭盤結若飛若動同上橋柱下橫木入沙中者謂之蹲鴟雜志

**詩句** 人跡板橋霜

温庭筠 市橋官柳細 杜 江橋春聚船 杜 乘橋

躡綵虹 李飛橋上架漢韓 野店山橋送馬蹄 杜

**古今事實**

造舟為梁

文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毛庄 天子造舟方言云浮梁也 大明

鼉鼉為梁

周穆王伐荆東至九江以鼉鼉為梁而渡紀年

乘與濟人

子產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伏於橋下見報仇門

初作河橋

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橋史

抱橋柱死

尾生與婦人期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抱朴子

鞭石作橋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能驅山石下海去不

事文類聚卷之十  
速神鞭之流血齊地記

墮履圯下見履門

題橋乘駟

司馬相如往京師過蜀郡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匿橋犯蹕

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輦馬驚使騎捕之屬廷尉張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見軍騎即走耳廷尉奏一人犯蹕當罰金

就橋為安

前漢薛廣德直言諫讓元帝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免

冠頓首曰宜從橋云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乃從橋

先據浮橋

公孫述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南至南郡據浮橋於江水吳漢鋸絕橫橋大破之

橋七十所

趙充國治湟陝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

橋下有蛟見蛟門

據水斷橋

蜀先主為曹公所追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無敢涉者



橋穿陷馬

魏伐蜀鍾會先命牙門將許儀在甯理道會後行而橋穿陷馬足於是斬儀

請建河橋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不可及橋成上從百官臨會舉杯勸預曰非君不立也

先作浮橋

鄧艾伐蜀先作浮橋

引兵據橋

慕容垂與劉牢之戰晉大敗車騎慕容德等引兵要牢之于五丈橋

刺史治橋

王周易四鎮皆有善政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脩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

古今文集

雜著

石橋銘

張或文粹

闡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晨奉詔總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及十月師次趙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浚水伊河諸州牙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材葺制撲斲紛操幹地泉開盤根玉甃虹舒電拖虎步雲構截險橫包乘流迥透

塊軋匠造琳琅簇造。故作洞門。呀為石竇。賒莫美盈。一紀方就。力將岸爭勢。與空鬪吞。齊跨趙儼。夜防晝月。桂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鈴鍵。撮我宇宙。謂之關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山河領袖。經途者安逸。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埃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引事物。殷富夕發。荆墟朝趨。禁雷質合。水碧文耀。藻繡花影。全芳苔痕。半舊天啓。太壯神功。空究勒銘。巨橋敢告。豪右

萬安渡石橋記

蔡君謨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索址于淵。醜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

職其事。盧錫王寔許也。浮圖表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蒲陽蔡襄為之樂。合燕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記所作。勒于岸左。

利涉橋記

葉正則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壽叔和為其知縣。楊君三曰。橋長千尺。籍舟四十。欄窗縹索隄其兩旁。相圖後貌。訖三十旬。斤鐵九千。木石一萬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之途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携挈。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鴈蕩行過黃巖。皆喜曰。增一橋矣。蓋舟渡爭舟。傾覆踉蹌之患既免。而井屋之富。塵肆煙火。與橋相望。不絕甚可。壯也。古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自唐守始。君一

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子記以為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曰：橋以承成爲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爲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一困，以待異日之缺，尚懼不足，雖然，懸籍壞七十年矣。君聚田百萬，貲美而步抗之，更一載始得經界之舊，君之力雖無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無窮而橋可持以常存也。願并著之。余卧冰心，又往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前，不知君材，乃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落整，恣大效小，驗具於春秋。至猶一車，則天下以爲笑，彼溱洧之易視，今之難矣。百倍超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爲今人所難，何哉。叔和之論，未余質也。可無爲書。余少從叔和兄弟游，每爲余言，縣直北山，夾乳浮動。

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必徘徊瞻顧，輒阻江而屢返矣。今既施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嬉嬉於北山，潮生汐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涑漢浴沂，以詠歌。令君之遺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

古詩

方橋

韓愈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英州何公橋

蘇子瞻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鷁在河，順水而行，雲駮鳥疾。惟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惟水之害咫尺千里。

泗彼濫觴蛙跳魚游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壤  
舞于盤渦冰折雷解坐使此邦畫為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  
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  
公心如鐵匪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  
疏為玉虹隱如金隄直欄橫檻百賈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  
驩呼闔道抱其馬足我歎而三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為此橋  
願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  
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惠州東新橋

蘇子瞻

群鯨貫鐵索背負橫空霓首捩翻雪江尾插崩雲溪機牙任信  
縮漲落隨高低轉轆卷巨索且蛟挂長隄舞舟免狂觸脫窰防

撞擠一橋何足云謹傳廣東西父老且不識喜笑爭攀路魚龍  
亦驚逃雷電生馬蹄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姦民食此險出  
沒如鳥驚似賣失舡壺如去登樓梯不知百年來幾人如沙泥  
豈知濤瀾上安若堂與閨往來無晨夜醉病休扶攜使君領我  
言妙割無牛雞不云一子勞歎我拍腰塵我亦壽使君一言聽  
扶藜常當修未壞勿使後噬臍

西新橋

蘇子瞻

昔橋本千柱掛湖如斷電浮梁陷積淖破版隨奔溪笑看遠岸  
沒坐覺孤城低耶因三農隙稍進百步隄炎洲無堅植潦水輕  
推擠千年誰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鹽木白蟻不敢踏似開  
銅駝峰如鑿鐵馬蹄岌岌類鞭石山川非會稽嗟我父閔筆不

雪紙尾鷺蕭然無尺箠欲駕飛空梯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闈  
父老喜雲集百夫下下杙椽此百尺泥殺盡西村雞似聞百歲  
前海近湖有犀簾壺無空攜三百飲不散那知陵谷變桂瀆生  
菱藜後來勿忘今冬涉水過臍

垂虹橋

王介甫

三江五湖口地與天不隔日月所蔽虧東西渺然白漫漫浸北  
斗浩浩浮南極誰投此虹蜺欲濟兩間阨中流雜屬氣欄楯相  
承真初疑神所為滅沒在頃刻長興坐其上傲兀至中身獨憐  
造化功不謂因人力今君持酒兼談笑顧賓客頗誇九州物壯  
麗此無敵榮煌丹砂柱璀璨黃金壁中家不慮始助我皆豪殖  
嗚予獨不可還當采民力

吳江長橋

王逢原

老匠鐵手風運斤一挾刃入千山髡明堂有柱不見用此為失  
地猶濟人西瀦巨澤江海通陽侯利溺驚濤風當道誰能支地  
險更東安得與天通莫比垂天紳莫比跨地帶渴龍乾死枯無  
鱗絕海失舟踏鯨背秦帝東遊逐仙跡累重肉多飛不得三洲  
水隔不到山借得紫虹千萬尺平時塵土埋英雄吾亦棄劍來  
遊東欲觀水盡朝宗海安得身乘破浪風為約他年可歸處獨  
倚闌干不思去季鷹范蠡不足寄待我為名千古歸

律詩

竹橋

杜甫

伐竹為橋結構同褰裳不病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  
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

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垂虹橋

鄭毅

三百闌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瓊瑤。天蟠螭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是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濤。

洛陽橋

劉彥冲

跨海飛梁疊石成，曉風千里渡瑤瓊。雄如建業虎城峙，勢若常山蛇陣橫。脚底江濤時洶湧，望中煙嶼晚分明。往來利涉歌遺愛，誰復題橋繼長卿。

# 井

羣書要語井清也泉之清潔也釋名井一有水一無水為澗

尔雅改邑不改井注井以不變為德者也井泥不食注久不深

治者也井甃無咎注可以脩井之壞井列寒泉食注水清也羸

其瓶凶注幾至而覆井卦井門戶竈中雷為五奈禮記註坎井

之蛙莊子輓轡井上圓轉木也說文

詩句雙桐生枯井魏明帝林間鑿井新里巷汲來頻及見羸瓶

者翻思抱瓮人魏野古甃冷蒼苔寒泉湛明月李白汲井漱寒

齒柳有井朱夏時輓轡凍階砌杜絡緯秋啼金井欄李井底泉

通竹下池賈島靜院時聞放輓轡韓偓

## 古今事實

黃帝窰井

黃帝始穿井亦云伯益作井世本

堯民鑿井

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通曆

舜穿井

瞽瞍使舜穿井瞽瞍與象共下石填井舜為匿孔旁出

井得土羊

魯哀公穿井得土羊孔子曰此贖羊也土之恠韓詩外傳

九井相通

襄邑縣南潁鄉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能潔齋入祠者水温清隨人意念汲一井餘井水皆動劉義慶幽明錄

抱甕灌畦 見園門

桔槔汲井

衛有五丈夫負甕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教曰為機重後輕前命曰桔槔終日溉百區五丈夫曰吾師言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心吾不為也莊子又說苑

刺山泉湧 見泉門

拜井泉出

耿恭居疏勒匈奴攻城絕其水源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請祈有頃泉出

鑿井太大

賈耽鎮滑臺城北鑿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潛冷入伺之果有  
老父至問曰誰人鑿此井曰賈君老父曰大妙手但近東近西  
近南近北耳耽聞之曰是井太大也廣記

鑿井得銅

龐儉鑿井得銅因以致富

渴中讓飲

晉阮籍嘗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競趨之籍獨逡巡在  
後須飲者畢乃進

蘇耽橘井

見神仙門

毋墮井死

白居易拜左贊善俄有言居易毋墮井死居易賦新井篇言浮

華無實行出為州刺史

始為鑿井

柳宗元曰始州之人各以甕甕負江水莫克井飲井銘序

視井生男

婦人妊身三月未滿者着褶衣冠平且繞井二匝映水視影勿  
及顧必生男陳成者生十女其妻繞井三匝呪曰女為陰男為  
陽女多災男多祥繞井三日不汲及期果生一男博物志

陸羽井見茶門

蜀鹽井見鹽門

古今文集

雜著



塞廢井文

杜牧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木以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入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出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若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耶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齊民而重洩地氣以示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太家至於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泄

滯哉易曰改邑不改井蓋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常所上賦錫宴刺史及州吏必齎其地為太守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古井不塞故為文投之而實以

龍井記

秦少游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煉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中之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有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積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澗納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蟲鳥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

故洋湖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潮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兇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悼而不禁。故洋湖之山多為所脅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蟠幽而據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鍊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是。則其為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辯才法師元淨自天竺一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遊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為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

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剡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蓋為我記之。余曰。唯。唯。三年八月日高郵秦觀記。

卓錫泉記 見泉門

古詩

沒井

蘇子瞻

古井沒荒萊不食誰為側。餅壘下兩綆。蛙蚓飛百尺。腥風被泥滓。空甕聞點滴。上除青青芹。下洗鑿鑿石。沾濡愧童僕。盃酒暖。

寒菜白水漸泓渟。青天落寒碧。云何失舊穢。底處來新紫。井在  
有無中。無來亦無失。

引水

杜甫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僕奴悲。魚復移  
居心力省。

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  
直百憂寬。

律詩

留題石經院

蘇子瞻

窈窕山分井。泉流伏澗清。欲知深幾許。聽放轆轤聲。

新井

源遠匠難尋。加欄底更深。汲新聞土氣。鑿徹見天心。滴亂銚初

發。辰移髮漸深。雲雷如震用。飛出便為霖。

井泉

劉彥冲

石井水濺濺。寒莎映碧鮮。雨聲添溜急。天影入波圓。曉汲連山  
寺。春耕潤野田。杖藜三黜罷。毛髮更蕭然。

龍泉寺石井

王介甫

山腰石有千年潤。石眼全無一日乾。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  
在此中蟠。

詩話

井有丹砂

抱朴子曰。臨沅縣有廖氏。世老壽。後子孫殘折。他人居其故宅。  
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

古人埋丹砂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東坡云井有丹砂水長赤

故宅有井

盛弘之荆州記湘州南寺之東賈誼有井水極深上斂下大狀似壺卽誼所穿井誼宅今爲陶侃廟又寰宇記賈誼廟在長沙縣廟卽誼宅中有井上圓下方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墓上昔曾窺杜甫云賈傳井依然又詩云浪動灌嬰井皆此意也

井謎

樂府辭題井謎云二八三八飛泉仰流蓋二八三八爲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爲井字故錢昭度食梨詩二八飛泉繞齒寒

瀉坐于井

金陵記江南討吏止于傳舍間及將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爲昔時劉刺喉而死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坐杜詩云畏入千里井注諺云千里井不及唾疑唾字無義當爲瀉謂爲坐所哽也按玉臺新詠載曹植代劉勳妻王氏見出而爲之詩曰人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遲踟躕不得共觀此意乃是嘗飲此井雖舍而去之亦不恐唾也此足以見古人忠厚其理明甚蘇氏演義

銀床事始

晉書樂志載淮南王詩云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

杜詩露井凍銀床事始見于此潘子真詩話又許彥周言嘉祐河濱人網得一石刻詩曰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并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

# 庖竈

羣書要語庖食厨也說文庖人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道選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梁惠王竈竈創也創造食物也釋名孟夏之月其祀竈月令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注老婦先炊器也祭竈以祭先炊也社記竈必為屏心突高出屋四尺怕無失火失火者斬墨子煬者避竈莊子竈五突分煙者眾也魯連子云竈上掃除萬世一特也李子斯

云作竈法當辰巳間隙地取土先掘去上五寸以水美酒一升合和泥之以癸亥日修之此日安竈自如也作竈法廣四尺長五尺欲安兩釜長七尺子孫富貴作竈餘泥不可泥井井餘土不可泥竈大凶勿以壬癸庚辛萬支九空血忌破危閉建寅日皆凶

竈君神字子郭衣黃衣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得除凶惡賈氏不知其名見之死猪肝泥竈竈上云伏令婦孝竈君以壬子日死不可用此日治竈當以五月辰日猪頭祭竈令人治生萬倍用大祭竈凶敗雞毛入竈中致非禍太骨入竈出狂子正月巳丑日白雞祠竈宜蚕五月巳丑卯祠竈吉四月丁巳日祠竈百倍雜五行書竈馬狀如促織穴於竈側俗謂竈有馬足

食之兆 酉陽雜俎 在名山浮壑無人跡之處臨水上作神竈屋長四丈廣二丈起基四尺又嘗先掘基下土令必無故陷窳家瘞之處所也開南戶西戶東戶三也立竈於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邊令去金九寸也以磚及細土構立之亦勿令穿拆神竈之法畢矣 茅善仙傳 竈之神每月晦日輒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笑 抱朴子內篇春秋 竈墜即今之竈門安柴處 朱語錄

詩句厨人語夜闌厨煙覺遠庖 杜再期永白閑提挈移中庖 柳行身踐規矩甘辱取媚竈 朱雲生卧龍石水入鍊丹竈 山谷挑源人已往于古遺井竈 山谷

古今事實

食中有髮

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誚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雖貫鬪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鑪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乃召其黨而誚之果然乃誅之 韓子

食中有蠅

梁昭明太子食中頻得蠅虫之類客置拌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見

飾厨傳

漢宣帝詔曰吏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

名譽盛猶殘薄米以待白曰豈不殆哉

可使監厨

或問稱衡曰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曰文若可借面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同上荀儀容貌故可弔喪趙腹大噉肉故使監厨典畧

啖行炙者

顧榮字彥光較已炙啖行炙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也耶世說

耽書忘肉

隋王劭為散騎常侍篤好經史用心既專性頗恍惚每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罰厨人

厨人以情曰劭伺而獲之

監厨搥入

隋李圓通少孤賤給事文帝家帝為隋公每賓主常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婢僕敬憚惟世子乳母恃寵輕之每有干請不許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搥之數十帝善之以為堪大任後位大府卿

饗人糜肉

王文正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一日子弟懇于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饗人所糜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

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

孔突不黔以下係竈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

媚竈獲罪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倚竈讀書

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觚額也

蘇子

減竈

孫子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一萬

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二日士卒亡者過半乃倍日并行逐之暮至馬陵齊伏兵萬弩俱發涓乃自剄

沉竈生蛙

智伯攻晉陽而水入城不沒者三版沉竈生蛙懸釜而炊人馬相食戰國策

帝親祠竈

武帝時李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仙者可見於是天子始親祠竈

曲突徙薪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言其泰盛三上書輒報罷後霍氏誅滅



告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曰子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其家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而不錄言曲突者或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悞而請之宣帝召福為郎

黃羊祀竈

後漢陰識光烈皇后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宣帝時陰子方者嘗臘日晨炊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日後暴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遂繁昌自親金竈

周澤為涇池令儉約妻子自親金竈東觀漢記

增竈疑敵

虞詡為武都太守羌欲邀遮詡密令吏人作兩竈日增倍之且行三百里詡曰虜兵多吾兵少虞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行速必憚進追我孫臧見弱吾今示彊本傳

祭竈請比鄰見鄰居門

雞入竈凶

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遙從口入良久乃於突而出毛羽不焦嗚喙如故玉尋病殞

風吹竈凶

季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家術為卷縣民妻晨詣發室卒有暴風

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女婦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漢書

古今文集

雜著

祀竈解

陸龜蒙

竈壞燬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群姓立土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神居人之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

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養老以慈撫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己不忘樂以和心室暗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道以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舉以自糊口專利以飾詐崇奸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及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听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可以為天帝乎

竈銘

後漢李尤

燧人造火竈能以興五行接備陰陽相乘

竈屋銘

晉摯虞

大孝養志厥次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

二十

急事

雜箴

魏王朗

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俚人作夏非竈孰能避夏作冬非井孰言。

古詩

祭竈詞

范至能

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小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猪頭爛熟双魚鮮豆沙甘鬆粉餌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酌酒燒錢竈君喜婢子鬪爭君莫聞猶犬觸穢君莫噴送君醉飽登天門杓長杓短勿復云乞取利市歸來分。

廁

羣書要語因廁也又圍也。說文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

注偃謂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溲。庚桑篇呂靜曰械威窳藝器也。

械虎子也窳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窳行中受糞者也。萬石君傳注俗命如廁為屋頭并州人鑿土為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

資暇錄

古今事實

如廁而卒

晉侯將食麥腹如廁陷而卒。

如廁心動

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讓讓襄子曰義士也釋之高。

事文類聚

卷之十

二十二

忠孝節義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  
祖如廁心動見柏人 金日磾如廁心動擒秦何羅

卷置廁中

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千斤睢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既歸以告魏相魏齊齊大怒使舍人召擊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弱睢故僂辱以懲後冷無妄言者范睢得出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入秦說昭王拜以為相

廁鼠不潔

李斯為小吏見廁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入舍觀舍中鼠食粟不見人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

子

如廁而遯

高祖與項羽會于鴻門因如廁召樊噲等四人間道走軍踞廁而見

漢武帝時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

如廁有野蔬

鄧都侍上賈姬如廁有野蔬入廁中上且都擊之都不往。上欲自往都伏諫曰一姬死復一姬生上欲自輕柔太后宗廟何太后聞之賜都金焉

潘濶着筆硯

左思著三都賦潘濶皆着筆硯

淮南王安謁仙伯坐起不恭王者奏安不敬謫守廁二年神仙記

露頭入廁

張碩曰不宜露頭入廁夜行必以燭曹植社蘭戒香戒

如廁見朱衣

陶侃嘗如廁見一朱衣赤幘劔履曰以君長者故來報君後當為公侯至八州都督

廁婢列侍

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如廁者皆易新衣客皆羞脫而王敦脫故着新意無作

諸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敦曰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十餘人並放之

廁婢持香

晉劉寔少貧篋及後位太尉每崇儉素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紋帳裊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更如他廁

戒廁上相尋

郭璞素與桓彝友善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啣刀設醪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囑卿勿來及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受

王敦之禍亦死蘇峻之難

食棗飲溲豆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是菓食盡輝擊金盤盛水琉璃盛溲豆因倒着水中而飲之羣婢掩口世說

廁置香爐

劉季和性好香上廁置香爐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真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君惡我愛好也襄陽記

如廁見方相

庾翼鎮州如廁見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有光翼擊之入地因病而薨

夢鹵簿入廁

宋沈慶之在文帝時夢引鹵簿入廁中意惡之占者曰君必大富貴然不在旦夕間鹵簿固是富貴客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慶之果以孝武世登二事

焚經投廁

後魏崔浩好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指灰廁中及浩得罪被置檻內送城南衛士搜其上呼聲敖敖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人以為報應

廁神月巡

待御史錢義方居常樂第夜如廁忽見蓬頭青衣數人來逼義方曰汝非郭登曰然余乃廁神每月出巡續幽怪錄

燭淚成堆

52

冠準知鄧州自少年富貴不黜燈尤好夜宴劇雖寢室亦然燭  
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  
田錄

如廁遇鬼

有承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徑登溷軒乃太優穆方綾空屋  
也將上馬穆優忽至曰侍郎他日內逼請光訪指夢瑣言

古今文集

雜著

李赤傳

柳宗元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  
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烟焉間累百乃從之館赤

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太駭曰  
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  
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至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  
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汝無道吾將  
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如郊圓封之又為書博封  
之訖如廁父集有其友從之見赤軒則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  
下乃側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而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  
有堂之飾宏大廣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  
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  
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則鬼也聚僕謀曰且去是則遂行宿三  
十里夜赤又如廁父從之且復入矣為友洗其汗裳環之以至

自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  
 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木捍門門堅不可  
 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繫者半矣又出洗  
 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  
 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  
 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入也柳先生曰李  
 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廁鬼耶赤之名聞  
 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恠而所為若是乃反  
 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  
 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  
 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登溷詩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頭  
 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乃登溷詩也倦游錄

登溷處

柳永詞云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或以為佳句東坡  
 笑曰此稍工登溷處耳志林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終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一 二十七條 德壽堂本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簾 帷幕附

羣書要語簾廉也。自鄣蔽為廉耻也。釋名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簾。自關而西謂之箔。南楚謂之蓬箔。楊雄方言簾箔皆以青布緣。晉東宮舊事戶幃為簾。通俗廉遠地則堂高。賈誼策惟幕圍也。以自障圍也。幕洛也。在裏之稱也。釋名在旁曰帷。在上曰幕。說文小幕曰幃。上下四旁悉周曰幄。三禮圖四合象宮

事類彙編續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七條 德壽堂本

室曰幄。坐上承塵曰轡。凡言設太次小次者皆幄也。太次在壇  
壝之外。小次去壇遠矣。山谷集帷薄之外不趨。曲禮猶燕之巢

幕上。左居青油幕下。沈約宋書

**詩句** 丹月照簾櫳。選風簾自上鈎。杜落日在簾鈎。杜草色入簾

青。劉禹錫珠箔垂銀鈎。李白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珍簾疎簾

看。奕棊。杜珠簾繡柱圍黃鶴。杜鬢髮半捲天香散。蘇易簡黃簾

綠幕朱戶閉。韓簾幕中間燕子飛。宋百家詩。薄帷鑒明月。阮籍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古詩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揚。選羅

幃。綉幕圍春風。李賀談笑青油幕。韓聯句。重重翠幕深金屏。韓

**古今事實**  
緯蕭為業

河上有家貧緯蕭。蕭蒿也以為業。莊子

織曲為業

周勃以織薄曲為業

織珠為簾

漢武帝起神屋。以白珠為簾。箔玳瑁壓之。象牙為篋。漢武故事

昭陽殿以織珠為簾。風至則鳴。玳瑁。西京雜記

居貧織簾

沈麟士居貧。織簾嘗為人作。簾誤傷手。便流涕而還。曰遺體毀

傷感而悲耳。南史

簾為妓衣。見寵妾門

絺帷見夫人。以下係帷慢

孔子見衛夫人夫人在絺帷中而拜史

帷帳不移

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運籌帷幄

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帷幄無文

漢文帝帷幄不用文繡以示朴

仲舒下帷

董仲舒下帷講論

虜至坐帷中

張奐使單于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別

屯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軍士稍安東觀漢記

伏兵帷中

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吳志

常欲塞帷見車門

經戶披帷

宋袁粲每過傅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乎

幕府

衛青征匈奴大克帝拜大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注幕府者以軍幕為府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張幕為之

聖朝詩集卷之十一  
隔幔觀妓 見如妻門

古今文集

律詩

簾

疊影重紋映畫堂玉鈎銀燭共熒煌會看得見神仙在休下真  
珠十二行 又 翡翠佳名世共稀玉堂高下巧相宜殷勤為  
囑織纖手捲上銀鈎莫放垂

羅隱

簾

編竹狀玲瓏庭闈盡處中不由經緯力安有捲舒功春晝曾妨  
燕寒宵豈隔風都堂重獻賦明慶憶牢籠

杜世昌

簾

陸暢

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夜半可憐潘  
岳立踟躕

簾

王令逢

高明庭宇好崇基枉把疎簾空地垂必欲滿堂陰有樂誰能暗  
室遂無歎卷舒未必風無意間隙須防燕解窺莫道人中可遮  
障可終遮障亦何為

行障

陸暢

碧玉為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縈強遮天上花顏色不隔雲  
中笑語聲

詩話

以帷幕擇勝

茗溪漁隱曰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幙為之世所未有也  
銘略云乃作斯亭筵楹鑿梁鑿柄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  
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又云豈獨臨  
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散又改  
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觀此銘則製度可見也

# 屏風

羣書要語屏風障風也。宸在後所以依倚也。釋名天子黃宸而  
立注辰屏風也。記漢景帝注屏也。文帝紀舍則潛僻用則設張  
立必端直處必廉方。李尤屏風銘景息者伏思也。君朝行至內  
屏思惟故曰景息。古今注

詩曰踟躕清防密注清防屏風也。顏延年屏開金孔雀。杜晴夫

掃畫屏。李白

## 古今事實

屏風畫列女

後光武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宋弘正容曰未見好  
德如好色者帝命徹之

頭觸屏風見教子門

雲母屏風

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  
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賜素屏風

魏志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有素屏風持以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以古人之服

點蠅畫屏 見蠅門

琉璃屏風

孫亮作琉璃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古今注

金鈿屏

石季龍作金鈿屏漆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 鄴中記

列秦疏于屏

唐太宗覽魏徵十漸疏曰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風庶朝夕見之

錄名御屏

太宗曰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與對之

家誠書屏風

房玄齡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書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古屏婦人

元和初有士人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屏 酉陽雜俎

按古事為屏

憲宗詔李絳按古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

畫十事于屏

李伯時嘗畫高陽長揖張釋之諫文帝馮媛當熊霍光取璽武

帝問曰：「禪明妃出塞，王孫捫虱，醉山簡，李密逐，太宗明皇攬鏡，妃子剪髮，十事列爲一屏。」

古今文集

古詩

屏風謠

白居易

素屏素屏孰爲乎？不文不飾不黑不青。當世豈無李陽米之篆文，張旭之筆跡，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真而全白。吾于香爐峰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墻夜如明月，入我室，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汝表裏相輝光。爾不見當今侯家主，第與王宮織成光。障錦屏風，綴珠陷鈿帖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對此方悅目，

晏然寢卧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爾今木爲骨，今紙爲面，捨吾草堂欲何之？

帳

羣書要語：斗帳，小帳也。形如覆斗。上海錄：流蘇者，乃盤綠繪綉之毬。五色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也。海蕙帳空，今夜鶴怨。北山詩句：羅帳延秋月。劉休文：叨陪錦帳空。杜：三帳分弓射虜營。杜冬暖號寒卧無帳。坡：銀盃同色試一傾。排遣春寒出幃帳。山谷

古今事實

帳中聞楚歌 見歌門

望武帳

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  
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入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施絳帳

馬融為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  
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有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  
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給錦帳

漢尚書郎王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臺給青縑白綾或以  
錦給帳帷茵褥

開幃進蚊見蚊門

作蚊幃

黃昌夏多蚊貧無幃傭債為作幃後漢書

布幃紙補

羊續為廬江太守卧一幅布幃幃穿敗糊紙補之

臥丞相帳中

許侍郎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常夜在丞相所飲二人歡極  
丞相便使入已帳中眠顧至曉猶展轉不得熟寐許上床便太  
鼾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郭子

鎖金帳見聘門

古今文集

律詩

紙帳

蘇子瞻



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德壽堂梓

亂紋龜殼細相連，慣卧青綾恐未便。紫茸氈錦衾，速卷持還客。破屋那愁仰見天，但恐嬌兒還惡。卧夜深踏裂不成眠。

詩話

百子帳

程泰之

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耳。捲柳爲圈以相連鎖，百張百闔爲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摠之，亦非其有百圈也。其弛張旣成，木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氈通貫，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白樂天有青氈帳詩，其規模可考也。其詩始曰：合聚千羊轟施張，百子卷骨盤邊柳。健色染塞

藍鮮其下注文自引史記張空卷爲證，卽是以柳爲圈而清氈具之也。又曰：北製因戎，南移逐虜，遷是制出戎虜也。有鼎中央，聳無隅，四向圓，是頂聳旁圓也。旣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後地，則是以之弛張移置於月於霜，陋處皆可也。又曰：側置低歌坐，平鋪小舞筵，則其中亦差寬矣。旣曰銀囊帶火懸，又曰獸炭休親近，則是其間不設燎爐，但用銀囊貯火，虛懸其中也。又曰：蕙帳徒招隱，茅菴浪作禪，其所稱比，但言蕙帳茅菴而不正，比穹廬，知其制出穹廬也。樂天詩最爲平易，至其鋪敘物制，如有韻之記，豈世之徒綴聲韻者所能希哉。演繁露

床 胡床 榻

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德壽堂梓

群書要語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釋名齊魯之間謂之簀陳謂之第楊雄方言牀身之安也簀牀戰也說文牀三尺五日榻板獨坐曰稱八尺曰牀服虔通俗文或息偃在牀詩刺床及膚易蕙憐兮荃牀曹植榻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小者坐人無異獨所坐也釋名

詩句白玉為君床選衰病只藜床杜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坡甘寢就匡床后山明月皎皎照我床選風月坐胡床歐自許

奇觀繞繩床山谷連榻設華榻謝靈運坐客寒無氈杜禊隱繡芙蓉杜

芙蓉杜

古今文集

獻象牙床

孟嘗君出行五國至楚獻象牙床戰國策

眠床塵埃

齊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詰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嘆曰虞君之清乃至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

移床壁崩

齊徐孝嗣初在黎府晝卧齊北壁下夢兩童子遷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壁崩

六尺方牀

宋賀革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父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肯食

當坐此牀

李靖左僕射楊素拊其床謂曰卿終當坐此牀封倫傳內史令楊素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

登廣武牀

杜甫嘗醉登廣武牀燈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中街之

據胡床驪頭以下係胡床

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喜色謂必厚供待良久沫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據胡床在中庭驪頭神氣慨然了無相酬對

據胡床談話見月門庾亮南樓

據胡床吹笛見笛門

胡床掛挂

魏裴潛為兖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官留以掛柱

當膝榻穿以下係榻

管寧字幼安常自坐一木榻積五十年當膝處穿高士傳

陳蕃下榻

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唯徐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獨擅一榻

簡雍性簡傲自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須枕卧語無所為屈

引簾升榻

顏延之為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惠林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嫉焉因醉曰昔子同駮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上

變色

坐對氈

杜錫遷太子中舍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對  
着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

青氈舊物

王子敬卧齋中盜取物敬曰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累氈墜崖

魏鄧艾由陰平道伐蜀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山高谷深瀕於  
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鋪花為褥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具褥

幄設坐只使僮僕輩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褥開元遺事

絨毛為坐

絨坐不知始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國中詔工商庶人  
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絨毛暖坐則當時蓋通上下用之矣天  
禧元年始定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絨毛暖坐餘悉禁  
遂為定制今文臣自中書舍人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方許用  
而宗室將軍之制亦不行矣石林燕語 元豐儀制令侍從職  
事官諫議大夫以上乘絨坐紹興令諸絨毛坐職事官諫議大  
夫寄祿官太中大夫以上及學士待制或經恩賜者許乘節度  
使曾任執政者准此 楊文公曰絨類鼠而大尾長而金色生  
川陝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卧褥鞍被坐氈之用

事類彙編卷之十一  
彼甚愛其尾中毒即嚙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身患談錄

虎皮坐

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故朱文公作橫渠贊云勇撤鼻皮鼻字見左傳

古今文集

古詩

胡床

梁庾肩吾

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

詩話

論胡床之義

今之交床制本自虜來始名胡床植伊下馬踞胡床取笛三弄是也隋以識有胡改名交床胡瓜亦改黃瓜唐柴紹擊西戎據胡床使兩女子舞則唐史臣追本語以書也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禮紫宸殿御大繩床則又名繩床矣

繩床

孟東野詩云繩床獨坐翁李濟翁資服錄改為藤床誤矣學林

簟

衾 枕 枕屏 竹夫人 湯婆 並見布衾門

羣書要語簟竹席也說文簟者布之簟然乎也釋名宋魏問謂

事類彙編卷之十一 十三 德壽堂

之笙或謂之蘧曲自關而東謂之篳其粗者謂之蘧條而粗自  
關而東周楚魏之間謂之倚伴自關而西謂之行唐方言下莞  
上篳乃安斯寢斯干桃笙象篳鞞於筒中左三都  
詩句珍篳夏含霜謝元暉枕篳人林僻杜酒醒思臥篳杜思分  
夏篳冰杜羸肌與篳疎劉言史留客夏篳清琅玕杜

古今事實

送所坐篳

晉王忱訪王恭見恭所坐六尺篳忱謂其有餘因求之輟以送  
焉遂坐薦上忱聞而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賞五花篳

宋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揔校虛實類物以隸之謂之麗

事多者賞之惟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篳白團扇坐篳執  
扇容氣甚自得秣陵令王摘後至儉以所隸示摘操筆便成舉  
坐賞擊摘乃命左右抽篳篳自掣取扇登車而去

古今文集

古詩

鄭羣贈篳

韓愈

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瓌奇携來當畫不得卧一府傳  
看黃琉璃體堅色淨又藏節蒲眼凝滑無瑕疵法曹貧賤眾所  
易腰腹空大何能為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甕遭蒸炊手磨  
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欲顧  
家貴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掃地鋪未了光

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風避蕭蕭疑有清飈吹倒身酣寢  
百疾愈却願天日常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有客贈余以石枕者與家所藏笛竹簟皆佳物也余  
既喜睡因其愛之輒為拙句奉呈原甫聖俞二君子

歐陽永叔

端溪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白正  
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憶昨開封暫陳  
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矜憐大臣憫察見衰病非虛節尤蒙  
不使加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選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慙惟  
苟得一從儼屋居城南官不坐曹門小客自然惟與睡相宜以  
懶遭閑何恆適從來羸爾苦疲困况此煩歎正炎赫少壯喘息

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寵婦驚窺疑金鷄  
蒼蠅蟻蝶任綠撲蠹書懶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  
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鐘杓同生死我今好睡又過  
之身與二物為三爾江西得請在且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  
卷簾携枕去築室買田清穎尾

次韻歐陽永叔端溪石枕蘄竹簟 王介甫

端溪琢枕綠玉色蘄水織簟黃金紋翰林所寶此兩物笑視金  
玉如浮雲都城六月招客語地上赤日流黃塵燭龍中天進炎  
力客主歎然各疲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能強修飾恃公  
實貸更不疑箕踞豈復論管戒笛材乎瑩家故藏硯撲坳清此  
新得掃除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真

能與物同其適豈比法曹空自私却願天日長炎赫公材卓犖  
人所驚久矣四海流聲名天方選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  
深探力取當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橫奈何其心一榻上欲臥頽  
尾爲繁清賢愚勞佚非一軌顧我病昏惟未死心於萬事久蕭  
然身寄一官真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白髮溪山如願始看公  
戮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跨箕尾

次韻和酬

梅聖俞

溪上枕剖龍卵石斲匠篔簹裂蛇皮紋客從東方一持贈竹色蒸  
青石抱雲磨沙斲骨自含潤飽霜弔節無留塵京師豪貴空有  
力六月奈此炎蒸劇旱風赤日吹熱來大厦高簷任雕節頭臚  
汗匣無富貧雖有頌水論官職官高我重水則多日永冰銷難

更得唯公掃室施枕篔簹迎涼身感東方客東方客應非俗昏能  
使賢人心體適賢人何以偏伏人天下才名方赫赫我吟窮困  
不可聽晝夜蚊蚋蒼蠅聲蠅如遠雞耳初感蚊若隱雷空際鳴  
葛厨頂綻屋塌墮管席中裂麻經橫平生賦分只煎炒安有綠  
玉琉璃清猶勝昔年杜子美老走來陽守爲死因思楊惲廢時  
言但願人生行樂耳公今事業在朝廷去就尤當慎終始待公  
睡足秋風來去奉高談揮塵尾

寄蘄簞與蒲傳正

蘇子瞻

蘭溪美箭不成笛離離玉筋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入手未  
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閑蛾眉珠簾不動花陰移露帳銀床初破  
睡牙籤玉局坐彈碁東坡病叟長羈旅凍卧饑吟似饑鼠倚賴



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  
嗚呼。聖天何時及，炎燠愧此八尺黃琉璃。願公盡掃清香閣，卧  
聽風漪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聞闔。

律詩

白角簟

曹松

角簟工夫已到頭，夏來全占蒲林秋。若言保借歸華屋，祇合封  
題寄列侯。學卷曉冰常怕綻，解鋪寒水不教流。蒲桃錦是瀟湘  
紙，曾得王孫價倍酬。

碧角簟

曹松

細皮重疊織霜紋，滑膩鋪牀勝錦茵。八尺碧天無點翳，一方青  
玉絕纖塵。蠅行只恐煙黏足，客卧渾疑水浸身。五月不教炎氣

入滿堂秋色冷龍鱗

席

羣書要語薦所以自薦藉也。席繹也。可卷可舒也。釋名羣居五  
人則長者必異席。為入子者居不主與坐不申席。父子不  
同席。男女不同席。奉席如橋衡。請何鄉請社何趾。席南鄉北  
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  
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  
踐席乃坐。並曲禮。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席不正不坐。語。太路  
越席昭其儉也。左。瑶席兮玉鎮。楚辭。

詩句 初霜刈渚蒲，織作玉床席。李白 心懷平生友，莫一在席珍。

古今事實

孔席不暖

孔席不暖班賓戲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說苑

席上之珍

哀公命席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舍者避席

楊朱南之沛至梁而遇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楊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帝列黃坐熊席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隙隅有竈是以不寒

坐不重席

孟懿伯相魯食不世一味坐不重席

家人販席

臧文仲不仁者三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

敝席為門

陳平以敝席為門

前席賈誼

文帝思賈誼召至宣室夜半前席

故人避席

漢相田蚡為壽坐者避席及竇嬰為壽故人避席餘半膝席

專席而坐

武帝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說經奪席

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三公絕席

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兼葭為席

鄭敬以兼葭為席常隨杞柳之陰汝南先賢傳

不與惡人同席

許敬字鴻卿其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席為冬設

吳議郎張純詣鎮南將軍朱據據曰為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雜記

管寧割席

魏管寧與華歆讀書有乘軒冕者過門歆出看寧曰富貴須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半分而坐曰子非吾友也

舉席自障

盧懷慎門不施箔風雨至舉席自障

古今文集

雜著

武王席銘

武王踐阼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民一反一側爾不可不念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之所代 大戴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香茶部

香 香爐附

羣書要語凡香之屬皆曰香遠聞曰馨美者曰馥 音使氣曰馥

說文 至治馨香感於神明 尚書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 載其香

始升 生民 南方有香市乃商人交易處 述異記 南海郡有秣香

戶 同上 取太甲香如崑崙耳者酒釀密熬入諸香用 四時纂要

近世尚奇者鏤木以為之範香塵為篆文準十二辰分百刻凡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一  
燃一晝一夜或然於飲席或佛像前香譜以雜香擣之丸如梧  
桐子大青繩穿之謂之香珠燒之香徹天三洞珠囊因香所生  
以為香界楞嚴經

香爐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為爐東官舊事其爐象海中博山  
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環呂大臨考古圖香獸以  
塗金為狻猊麒麟鳧鴨之狀空其中以燃香使煙自口出以為  
玩好復有雕木埏土為之者香譜

詩句百和清夜吐沈約燕窠凝清香韋蘇州燈影照無寐心清  
聞妙香杜蛛絲凝篆香山谷朝罷香煙携滿袖杜

香爐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吳均睡鴨香鑪團夕  
燠李商隱衣冠身染御爐香杜博山吐香五雲散韋日烘荀令

炷香爐山谷午夢不知綠底事篆煙燒盡一盤花劉屏山

古今事實

三疊香

莊公束縛管仲以子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疊三浴之注  
以香塗身曰疊亦或為薰齊語

燒異香

宋景公燒異香於臺上有野人被草負髮扣門而進是為子韋  
世司天部洪菊香譜

號香尉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涪陽尉人謂之香尉述異記

雞舌香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一

二

香

漢尚書郎懷香握蘭含雞舌香官儀

衣薰香

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潔變胡虜氣自合武帝果悅之  
洪  
譜  
芻香

禁熏香

魏武令云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內不得熏香

韓壽竊香見潘婦門

佩紫香囊見叔姪門

性愛薰香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席三百香比我如何坦

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人遁走耶季和大笑襄陽記

焚香數車

唐太宗與蕭后宮中觀燈問孰與隋主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不同爾帝曰隋主何如后曰每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每一山焚沉香數車沃以甲煎焰起數丈香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一百餘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太宗口刺其奢心服其盛續世說

沉香為亭

唐敬宗時波斯進沉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諫曰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

香中已心麝

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薰麝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一蒂不獲

賜龍腦香

元宗夜宴以琉璃器盛龍腦數斤賜羣臣馮謐曰臣請效陳平為宰自丞相以下皆跪授尚餘其半乃捧拜曰勅賜錄事馮謐元宗笑許之

沉檀香亭

唐開元中有沉香亭 宣州觀察使楊牧造檀香亭子初成命賓樂之

四香為閣

楊國忠嘗用沉香為閣檀香為欄檻以麝香乳香飾土和為泥

飾閣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於此閣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亭殆不侔此壯麗也 天寶遺事

瑤英嚼香

元載寵姬薛瑤英母趙娟幼以香嚼英故肌肉悉香 杜陽編

香嚴童子

香嚴童子白佛言我諸比丘燒水沉香香氣寂然來入鼻中非永非空非煙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由是意銷發明無漏得阿羅漢

異香成穗

二十二祖摩羅至西印土焚香而月氏國王忽覩異香成穗

獻薈薇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薈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衣敝而香不滅。

焚香返寃

司大主簿徐肇遇蘇氏子德哥者。自言善為返寃。香手持香爐。懷中取一貼白檀香末。撮於爐中。煙氣裊裊直上。其於龍腦。德哥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煙用為引導。蓋見其父母。曾高德哥曰。死經八十年。已上則不可返矣。並洪芻香譜。

造帳中香

江南李主帳中香法。以鵝梨蒸沉香用之。洪駒父

以袖罩香

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郁然滿室。濃香。時又謂之梅香。歸田錄

被中香爐 以下係香爐

長安巧手丁謨者。作被中香爐。為機環轉之運。四周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皆自然能動。西京雜記

帳角香爐

石季龍冬月為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錢為香爐。鄴中記

失爐筮卦

吳郡吳恭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恭筮之。恭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乳非泉。闔閭晨興。見發青煙。此



香爐也語其處求即得

集異記

五

德壽堂梓

宗超香奩

宗超嘗露壇行道奩中香盡自然滿溢爐中無火煙自出

五方香床

隋煬帝觀文殿前兩廂為堂各十二間堂中每間十二寶厨並則設五方香床綴貼金玉珠翠每駕至則官中擎香爐在輦前行

古今文集

雜著

香序

宋范曄

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麝懷雪唐唐粘濕其松蘇合安息鬱金栴多和羅之屬並被於外國無取於中土

又棗膏昏蒙甲戩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

此序所言悉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懷之棗膏昏蒙比

羊玄保甲戩淺俗比徐湛之其松蘇合比惠休道人沉實

易和蓋自比也

香譜

泉守葉庭珪

乳香一名薰陸香出大食之南數千里其樹類松以斤斫樹脂溢于外結而成香聚而成塊上品為棟香圓大如指頭今俗所謂滴乳次曰瓶乳言收時置干瓶中又次曰乳塌蓋香而雜之以沙石者也又次曰黑榻蓋香之黑色者也又次曰水濕黑榻蓋香在舟中為水所浸漬而氣變色敗者也雜品而碎者曰斫削斲揚為塵者曰縹末腦子出渤泥三佛齊亦有之乃深山

窮谷中經千年老杉樹其枝幹不啻損動者若損動而氣泄無腦矣其土人解作板段隨其板傍橫裂而成縫有腦出於縫中劈而取之其大者成片俗謂之梅花腦其次者謂之速腦速腦之中其次者謂之米腦

**沉香**其木類椿樺多節取之先斷其木根積年皮幹俱朽心與節不壞者香也細枝緊一實為青桂香黑而沉水者為沉香半浮沉者為鷄骨香最粗者為窠香證類本草沉香所出非一真臘為上占城次之渤泥為下然就真臘而較之則又有三品綠洋為上三漈次之勃囉間為下而香之大槩生結者為上熟脫者次之堅黑者為上黃者次之狀如犀角者謂之犀角沉如燕白者謂之燕白沉如附子者謂之附子沉如梭者謂之梭沉文橫而堅緻者謂之隔沉

**生沉香蓬萊**

**香**出海南山西其初連木則狀如栗棘房土人謂之刺香刀刺木而出其香則堅緻而光澤士大夫謂之蓬萊香同上蕃沉出於渤泥三佛齊醫家多用之亦謂之藥沉同上箋香乃沉香之次者香有三等曰沉曰箋曰黃熟沉箋皆有一品曰熟結曰生結熟結者樹自爛而得生結者伐化得之又久爛脫而剔取之黃熟有三品曰夾箋其破者為散沉香之良者也瓊崖生取者為角沉宜薰衣木枯朽乃得者為黃沉宜入藥談苑及倦游錄

丁木四香根曰旃檀節曰沉香花曰雞舌膠曰黃陸西陽雜俎

**生熟速香**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仆於地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

**檀香**出於三佛齊國皮水而色黃者謂之黃檀皮腐而色紫者謂之紫檀恐其氣泄則以紙封之

黃熟香皮堅而中腐者其形如桶故謂之黃熟桶其夾篋而通黑者其氣尤勝  
 鷓鴣斑體薄而易燼其厚而沉水者差以暫香乃熟速之次者但脫者謂之熟速而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香  
 降真香氣勁而遠能辟邪氣 篤耨香出真臘國亦樹之脂也樹如松杉之類而香藏之皮樹老而自然流溢者色白而透明故其香雖盛暑不融土人既取之矣夏月以火環其樹而炙之冷其脂液再溢至冬返寒因其凝而復取之故其香冬凝而夏融土人盛之以瓠瓢至暑月則鑽其瓢而周為之孔藏之米中欲其陰涼而氣通以泄其汗故得不融舟人易之以瓦罍不若瓢也香之氣清遠而長雜於樹皮則黑而黑為下矣香之性易融而暑月之融多滲於瓢故斷瓢而熟之亦得其典刑

今所謂葫蘆瓢是也 麝香木出占城國樹老而作埋於地而腐外黑而內黃赤者其氣類於麝 龍涎出大石國其龍多蟠於洋中之大石卧而吐涎眾魚聚而嗜之士人見則沒而取焉然龍涎無香其氣近於臊白者如百藥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能發衆香故人常用之以和香焉 薔薇水太食國花露也今則採茉莉取其液以代焉然其水多偽雜試之當用琉璃瓶盛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為真 安息香出三佛齊國其香乃樹之脂也其形色類胡桃穰而不宜於燒然能發衆香故人取之以和香焉 亞濕香出占城國其香非自然乃土人以十種香搗和而成體濕而黑氣和而長熟之勝於他香 塗肌拂手香皆出占城國土人以腦麝諸香搗和而成或

以塗肌或以拂手其香經數宿不散

**金顏香**

正出大食真臘

國其香乃樹之脂色黃而氣勁工於聚眾香今之為龍涎軟香佩帶者多用之

**蘇合香油**

亦出大食國氣味大抵類鶯糞

**雞舌香**

一名丁香香以其形似丁香香也即丁香之大者今謂

丁香母是也日華子云治口氣

**生結香**

產高竇等州山民見

香木曲幹斜枝以刀斫成段經年得雨水漬復錫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為班點亦名鷓鴣斑

倦游錄

**螺甲**

雲南者如掌青黃

色取壓燒灰合香者多用之

本草

**修甲香**

方取大甲香如崑

崙耳者酒煮蜜熬入諸香中用

**艾納**

出西國似艾蓋松皮上

鮮衣合和諸香燒之其煙團聚清白可愛

本草

香說

程泰之

秦漢以前一廣未通中國中國無今沉腦等香也宗廟蒞蕭灌

獻尚鬱食品貴椒至荀卿氏方言椒蘭漢雖已得南粵其尚臭

之極者椒房郎官以雞舌奏事而已較之沉腦其等級之甚下

不類也惟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諤作被下香爐頗疑已有

今香然劉向銘博山鑪亦止曰中有蘭綺青火朱煙玉臺新詠

說博山鑪亦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香風難久居空今蕙

草殘二文所賦皆焚蘭蕙而非沉腦是漢雖通南越亦未見越

香也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燕嬰香等品多名異然疑後人為

之漢武奉仙窮極官室帷帳器用之麗漢史備記不遺若魯翮

有古來未有之香安不悉記

演繁露

古詩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二

八

德壽堂梓

賈天錫惠寶薰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十詩報之  
黃魯直

險心游萬仞躁欲生五兵隱几香一炷靈臺湛空明  
晝食鳥窺墨冥冥坐日過砌俗氛無因來煙霏作輿衛  
石蜜化螺甲棋檣煮水沉博山孤煙起對此作森森  
輪囷香事已郁郁著書畫誰能入吾室脫汝世俗械  
賈侯懷六韜家有十二戟天資喜文事如我有香癖  
林花飛片片香歸泥燕閉閣和春風還尋蔚宗傳  
公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香光當發聞色敗不可給  
床帷夜氣馥衣桁晚煙凝瓦溝鳴急雪睡鴨照華燈  
雉尾映鞭聲金爐拂太清班近聞香早歸來學得成

衣篝麗紈綺有待乃芬芳當念真富貴自薰知見香

有惠江南帳中香戲答六言  
黃魯直

百鍊香螺沉水寶薰近出江南一穗黃雲繞几深禪想對同參  
螺甲割崑崙耳香林屑鷓鴣班欲雨鳴鳩日永下帷睡鴨春閒  
我讀蔚宗香傳文章不減一班誤以甲為淺俗却知麝要防閑

燒香  
楊廷秀

琢瓷作鼎碧於水削銀為乘輕如紙不文不武火功均閉閣下  
簾風不起詩人自炷古龍涎但令有香不見煙素馨忍聞抹利  
折抵處龍麝和檀沉平生飽識山林味不奈此香殊斌媚呼兒  
急取蒸木犀却作書生真富貴

律詩

清真香歌

丁公言

四兩玄參三兩松。麝香半分蜜和同。丸如彈子金爐熟。還似花心噴曉風。

遼老寄龍涎香

劉子翬

瘴海驪龍供素沫。蛮村花露挹清滋。微參鼻觀猶疑似。全在爐煙未發時。

香

邵堯夫

安樂窩中一炷香。凌晨焚意豈尋常。禱如許免人須。詣福若待求天可量。且異緇黃微廟貌。又殊兒女裋衣裳。非圖聞道至於此。金玉誰家不滿堂。

雜著 以下係香爐

薰爐銘

漢劉向

嘉此正氣。嶄若若山上。貫泰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香爐銘

梁元帝

蘇合氤氳。非煙若雲。時濃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薰。

古詩

古樂府詠香爐

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香爐。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栢。下枝掾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燃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博山香爐

齊劉繪

參差鬱佳麗。合香紛可憐。蔽虧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饒秦王  
子。駕鶴乘紫煙。下刻蟠龍勢。矯首半啣連。傍為伊水麗。芝蓋出  
岩間。後有漢游女。拾翠弄餘研。榮色何雜採。縹緲更相鮮。麝  
或騰倚林。薄香伴眠掩。華如不發含。薰未肯燃。風生玉階樹。露  
湛曲池蓮。寒蟲飛客室。秋雲沒曉天。

茶 水品

茶經要語。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川峽山  
有兩人抱者。伐而掇之。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白如薔薇。實如  
栟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設。四曰茗。

五曰苻。茶經。劔南有蒙頂石花。湖州有顧渚紫筍。峽州有碧澗

明月。國史補。郭璞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苻。茶經。凡茶少湯多則

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同上。沫餗者湯之華也。如晴天爽

朗。有浮雲則鱗鱗然。華之薄者曰沫。厚者為餗。輕細者為花。陸

羽茶經。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漸佳。瘠氣浸精。終身之累。斯大獲

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

乎。毋景休茶飲序。

詩句。破睡見茶功。春風啜茗時。閩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

杜棟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坡銀瓶貯浪水。一掬松雨聲。來乳

茶熟。崔珏。湯添勺水煎魚眼。未下刀圭攪麴塵。白集。思公煮茗

共湯鼎。蚯蚓竅生魚眼珠。山谷。香包解盡寶帶。胯黑面碾出明

窓塵山谷然松煮鼎山泉列槍旗一水分優劣鳳餅推開雪照  
久花瓷啜罷其潮舌劉彥坤

古今事實

作書求茶

劉琨與弟羣書吾体中憤悶常仰真茶汝可信信致之

茗為酪奴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帝  
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  
長羊比齊魯太邦魚比邾莒小國惟酪不中與茗為奴彭城王  
勰曰卿不重齊魯太邦而愛邾莒小國明日為設邾莒之會亦  
有酪奴因呼茗為酪奴洛陽伽藍記

唐始稅茶

唐德宗正元九年初稅茶原是鹽鐵使張滂奏請稅茶以待水  
旱之闕賦詔曰可是歲得錢數十萬實錄

權茶困民

鄭注為權茶法詔王涯為權茶使王涯益變茶法益其稅以濟  
用度下益困

陸羽茶經

竟陵僧有於冰濱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筮遇蹇之漸踪  
曰鴻漸于陸羽可用為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學耻一  
物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鴻漸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  
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



作瓷人沽茗

鞏縣為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之

耻於煎茶

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  
南次臨淮知伯能善者茶召之伯熊執器煎李卿為再舉盃季  
卿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公心鄙之茶  
畢命奴子取錢二十文酬煎茶博士羽愧之更著髮茶論語林

賢顧渚茶

甫里先生陸龜蒙嗜茶蒔置小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薄為  
甌犧之費自為品第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

以菊易茶

白樂天方齋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蔞蘆煎鮓換取樂天  
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菴隱志

苦冬飲茶

玉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候濛必云今日  
有冰厄伽藍記

斛二痕

有人喜飲茶飲至一斛二斗一日過量吐如牛肺一物以茗澆  
之容一斛二斗容云此名斛二痕太平御覽

雪水烹茶見雪門

始造建茶

建州大小龍團始于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宋太平興國二年始置龍焙造龍鳳茶咸平中丁晉公為福建漕監造御茶進龍鳳團慶曆間蔡公端明為漕始改造小龍團茶仁宗尤所珍惜是後最精者曰龍團勝雪外有密雲龍一品號為奇絕方靈芽數圻之初常先民焙十餘日進發飛騎疾馳不出中春頭綱已至京師郡志

譏始進茶

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郡志

拔茶植桑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摧之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摧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其為絹

歲百萬匹

逸人致水以下係水品

南陽張又新為水記凡七等其二曰慧山寺石泉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謂陸龜蒙

辨煎茶水

贊皇公李德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南零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至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歎訝非常日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憚

辨煎茶湯

李約沂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久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四邊泉湧。纍纍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因話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進茶錄序

蔡襄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

本至於京。試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一篇。名曰茶錄。伏惟清閑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皇恐榮幸之至。謹序。

上篇論茶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声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善別茶湯。正如相工之眎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以肉理潤者為上。既已未之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鬪試以青白勝黃白。

香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尤甚。永

茶味主於甘滑惟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冰泉不宜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晶者以此

藏茶

茶宜蕪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蕪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當如人體溫溫則德潔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

兩重乃止以鈴篋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

碾茶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槌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羅茶

羅細則茶浮麤則水浮

候湯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沉前世謂之蟹眼湯者過熟湯也况餅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

燴盞

事類彙編

卷之十二

十一

德書堂

凡欲點茶先須燻盞令熱冷則茶不浮

點茶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建人謂之雲脚粥面抄茶一盞先注湯調極均又添注入環廻擊沸湯上盞可四分則止眠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絕佳建安閉茶以水痕先沒者為負俟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下篇論茶器

茶焙

茶焙編竹為之裹以蓊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蓊籠盛之高處不近濕氣

砧椎

砧椎蓋以碎茶砧以木為之椎或金或鐵取於便用

茶鈴

茶鈴屈金鐵為之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鐵為之黃金性柔銅及鍮石皆能生銹音星不入用

茶羅

茶羅以絕細為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者投湯中揉先以暴之

茶盞

茶色白宜黑蓋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燻之久熱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蓋闔試家自不用

茶匙

茶匙要用擊拂有力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爲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或瓷石爲之

龍茶錄後序

歐陽永叔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序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

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官人剪金爲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入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宰相家藏以爲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玩爾嘉祐七年親享明堂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與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終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舐鼎莫及每一捧翫涕泗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

顧渚貢茶始末

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城縣顧渚山中常州義興縣生君山縣脚嶺北峯下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

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興是邦。山僧有  
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且辣冠于他境。可薦  
于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  
爲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等矣。

北苑貢茶始末

建安北苑茶始於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遣使造之。取象於龍鳳。  
以別入貢。至道間仍添造石乳蠟面。其後大小龍茶又起於下。  
謂而成於蔡君謨。至宣政間。鄭可簡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計。創  
添續入其數。浸廣。今猶因之。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二品。形製各  
異。共七千餘餅。其間貢新試新龍團勝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  
品乃水棟爲第一。餘乃生棟次之。又有簾色茶七綱。凡五品。大

小龍鳳并棟芽。悉入龍腦和膏爲團餅茶。共四萬餘餅。蓋水棟  
茶即社前者。生棟茶即火前者。簾色茶即雨前者。閩中地暖。雨  
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又有石門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隸於北  
苑。皆採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歲糜金共二萬餘緡。日役千夫。  
凡兩月。方能迄事。第所造之茶。不許過數。入貢之後。市無貨者。  
人所罕得。惟壑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可敵官焙。自昔至今。  
亦皆入貢。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耳。若古溪漁隱

茶說

蘇子瞻

除煩去膩。世固不可以無茶。然暗中損入。殆爲不少。昔人云。日  
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復患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  
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

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間得茶漱滌之乃盡消縮不覺脫去  
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綠此漸堅密蠹毒自巳然率用中下  
茶其上茶自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此大是有理而  
人罕知是故詳述子瞻記

謝傳尚書茶書

楊廷秀

遠餉新茗當自携大瓢走汲溪泉束澗底之散薪燃折脚之石  
鼎烹玉塵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但一  
味攪破菜園耳

煎茶賦

黃魯直

洵洵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主欲眠  
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滯苦口利病解膠滌昏未嘗一日不放

著而策茗枕之勲者也余嘗爲嗣直淪茗因錄其條頰破睡之  
功爲之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霆日鑄如縵其餘苦則辛整其  
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失睡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  
其次浩翁曰味江之羅山嚴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  
之納溪梅嶺夷陵之壓壩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  
亦可酌免褐之甌淪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春氣莫甚  
於茶或濟之塩句戔破家滑竅走木又况雞蘇之與胡麻涪翁  
於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液斷附子如搏投以熬葛仙  
之聖去麩而用塩去穢而用薑不奪茗味而佐以葶石之良所  
以固太倉而堅作疆於是胡桃松實菴摩鴨脚敦質糜蕪水  
蘇甘菊既加臭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



惡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才太平非一士  
之略厥初貪味雋永遠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作溫齊  
殊可屢軟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人安樂實至則煎  
去則就補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之蝴蝶

古詩

修貢顧渚茶山作

唐袁高

禹貢通遠俗始圖在安久後主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  
者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  
事親黎毗輟農桑採掇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  
上歌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  
木為不春陰嶺芽未吐使曹牒已頻心爭造化先走挺麋鹿均

選納無日夜擣聲昏擊晨衆功何枯樞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  
狩東郊路多堙周迴統天涯所獻惟艱勤况減兵革用兼茲困  
疲民未知拱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有慙復因循茫茫  
滄海間丹憤何由申

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劉言史

粉細越笋芽野煎寒溪濱恐垂靈草性觸事皆手親敲石取鮮  
火撒泉避腥鱗燄燄熨風鐙拾得墜巢薪紫色既爽別浮盃亦  
慇懃以茲委曲靜求得正味真宛如摘山時自歡指下春湘瓷  
泛輕花滌盡昏渴神此遊愜醒趣可以話高人

比苑 共五首

蔡君謨

蒼山走千里平落分兩臂靈泉出池清嘉卉得天味入門脫世

事類彙編卷之十一  
氛官曹真傲吏

茶壠

造化曾無私亦有意所嘉夜雨作春力朝雲護日車下萬碧天  
枝戢戢抽靈芽

採茶

春衫逐紅旗散入青林下陰崖喜先至新苗漸盈把競携筠籠  
歸更帶山雲寫

造茶

糜至寸陰間搏金新範裏規呈月正圓勢動龍初起出焙香花  
全爭誇火候是

試茶

兔毫紫瓏新蟹眼清泉煮雪凍作成花雲閑未垂綫願爾池中  
波去作人間雨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蘇子瞻

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初緣厭肉染假此雪昏滯嗟我五畝  
園桑麥苦蒙翳不令守地閑更乞茶子藝饑寒未知免已作太  
飽計庶將通有無農末不相戾春來凍地裂紫筍森已斂牛羊  
煩訶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齒髮日夜逝他年雪蒲堂尚  
記桃花齋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盧仝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  
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

稟蟄虫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  
暗結珠瓊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  
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  
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椀面一椀喉吻  
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  
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  
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仙子乘此清風欲  
歸去山下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  
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

石園蘭若試茶歌

劉禹錫

山僧後檐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爲客振衣起自傍芳

叢摘鷹背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  
來白雲滿椀花徘徊悠揚噴鼻宿醒散清峭徹骨煩衿開陽崖  
陰嶺各殊氣未若竹下莓苔地炎帝雖嘗未解煎桐君有錄那  
知味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頃餘木蘭墜露香微似瑤  
草臨波色不知僧言靈味宜幽寂采采翹英爲嘉客不辭緘封  
寄郡齋靴井銅鑪損標格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  
欲知花乳情冷味須是眠雲政石人

和章岷從事聞茶歌

范希文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水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  
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露芽錯落一番  
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未盈簪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

焙乳有雅製方，中圭今圓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  
鬪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携江上中。瀟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碧  
玉甌中翠濤起。鬪茶味，今輕醍醐鬪茶香，今薄蘭芷。其間品第  
胡能欺。十自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輪同降將無窮耻，  
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階前奠。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  
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鬼魄劉伶却得聞。雷霆虜全敢不歌，陸  
羽須作經，林然萬象中。馬知無茶星，商山人休茹芝，首陽先  
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  
好冷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羨花間女郎只鬪草，贏得珠璣滿歸  
囊。新茶呈聖俞

嘗新茶呈聖俞

歐陽永叔

建安二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

矜夸，年窮臘盡春欲動。蠶雷未起驅龍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  
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癡睡不醒，唯有此樹先萌芽。乃知此爲  
最靈物，宜其獨得天地之英華。終朝採摘不盈掬，通犀鈿小圓  
復衣鄙哉，穀雨槍與旗多不足貴。如刈麻建安太守急，寄我香  
蕝包裹封題斜。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新香嫩色  
如始造，不似來遠從天涯。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  
可憐俗夫把金錠，猛火炙背如蝦蟆。由來真物有真賞，坐逢詩  
老頰咨嗟。須臾共起索酒飲，何異奏雅終淫哇。

前茶歌

蘇子瞻

蟹眼已過魚眼生，颺颺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逸  
甌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一，未識古人煎水意。君不見昔時李

蘇文頌終讀集 卷之十一 蘇子瞻

生好客手自前費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  
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我今貧病常苦飢分無玉盃奉蛾眉且學  
公家作茗飲博爐石鈿行相隨不用撐腸柱腹文字五千卷但  
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

謝送礪壑源揀芽

黃魯直

商雲從龍小蒼壁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湘沅碾  
香供玉食睿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椀天開顏橋山事嚴凡百  
局補袞諸公省中宿中人傳賜夜未央雨露恩光照宮燭右丞  
似是李元禮好事風流有涇渭肯憐天祿校書郎親敕家庭遣  
分似春風飽識太官羊不慣腐儒湯餅腸搜攪千年燈火讀  
我曾中書博香已戒應門老馬走客來問字莫戴酒

以小團龍及半銚贈無咎并詩用前韻爲戲

黃魯直

我持玄珪與蒼璧以暗投入渠不識城南窮巷有佳人  
不索賔郎常宴食赤銅茗椀兩班班銀粟翻光解破顏  
上有龍文下碁局探囊贈君諾已宿此物已元豐春  
先皇聖功調玉燭鬼子胸中開典禮平生自期莘與渭  
故用澆君磊隗肖莫冷髮毛雪相似曲几蒲團聽煮湯  
煎成車聲繞羊腸雞蘇胡麻留渴羌不應亂我官焙香  
肌如瓢壺鼻雷吼幸君飲此勿飲酒

東坡讀羊腸之句曰黃九恁地怎得不窮

雙井茶送子瞻

黃魯直

人間風日不到處太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

斛馮明珠我家江南摘雲腴落梢霏霏雪不如為君喚起黃州  
夢歸戴扁舟向五湖

謝木韞之舍人分送講進賜茶

楊廷秀

吳綾縫裹染菊水蛭砂塗印題進字淳熙錫貢新水芽天珍誤  
落黃茅地故人鸞渚紫微郎金華講徹花草香宣賜龍焙第  
綱殿上走趨明月璫御前啜罷三卮露滿袖香煙懷壁去歸來  
拈出兩蜿蜒雷電晦冥驚破柱北苑龍芽內樣新銅圍銀範鑄  
瓊塵九天寶月霏五雲玉龍雙舞黃金鱗老士平生愛煮茗十  
年燒穿折脚鼎下山汲井得甘冷上山摘芽得苦梗何曾夢到  
龍遊窠何曾夢喫龍芽茶故人分送玉川子春風來自玉皇家  
煨圭椎壁調冰水龍巖鳳搜肝髓石花紫笋可衙官赤印白

泥牛走爾故人氣味茶樣清故人風骨茶樣明開緘不但似見  
面叩之咳唾金石聲麴生勸人墮口憤睡魔遣我拋書冊老夫  
七椀病未能一啜猶堪坐秋夕

澹菴坐上顯上人分茶

楊廷秀

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禪弄泉手隆興先  
春新玉瓜二者相遭免甌面恠恠奇奇真善幻紛如擘絮行太  
空影落寒江能萬變銀瓶首下仍尻高注湯作字勢嫵姚不須  
更師屋漏法只問此瓶當響及紫微仙人烏角中喚我起看清  
風生京塵滿袖思一洗病眼生花得再明漢鼎難調要公理策  
勳若椀非公事不如回施與寒儒歸讀茶經傳衲子

律詩

北苑焙新茶

丁公言

北苑龍茶者其鮮的是珍。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纔吐微茫  
綠初沾少許春。散尋繁樹遍。採上山頻宿。葉寒猶在。芳芽冷  
未伸。茅茨溪口焙。籃籠雨中民。長疾勾萌折。開齊分兩勻。帶煙  
蒸雀舌。和露登龍鱗。作貢勝諸道。先嘗祇貴人。緘封瞻闕下。郵  
傳渡江濱。特旨留丹禁。殊恩賜近臣。吸將靈藥助。用與上尊親。  
頭進英華盡。初享氣味真。細香勝却麝。淡色過於筠。顧渚慙投  
木。宜都愧積薪。年年號供御。天產壯甌閩。

以潞公所惠揀芽送公擇次舊韻 黃魯直

慶雲十六升。龍樣國老元。年密賜來披。拂龍紋射牛斗。外家英  
鑒似張雷。

奉同公擇作揀芽諫

赤囊歲上雙龍壁。囊貢小團亦揀芽則雙龍曾見前朝盛事來。想得天香隨  
御所延春閣。元豐未作延春閣道轉春雷。

今歲官茶極妙而難為賞音者戲用雷字韵復作兩  
詩 黃魯直

雞蘇狗蟲難同味。懷取君恩歸去來。青箬湖邊尋陸顧。白蓮社  
裏覓宗雷。又 乳花翻腕正眉開。時苦渴卷行熱來。知味者  
誰心已託維摩。能默語如雷。

又戲為雙井解嘲

黃魯直

山芽落磴風回雪。首為尚書破睡來。勿以姬姜兼顛顛。逢時瓦  
釜亦鳴雷。

奉同六舅尚書詠茶碾煎烹三首

黃魯直

要及新香碾一盃不因博寶到雲來  
碎身粉骨方餘味莫厭聲喧萬壑雷

風爐小鼎不須催魚眼長隨蟹眼來  
深注寒泉收第一亦防枵腹爆乾雷

乳粥瓊塵霧脚回色香味觸映根來  
睡魔有耳不足掩直拂繩床過疾雷

整源與北苑總三里餘其茶其香特在諸私焙之上

和曹彥輔寄整源試焙新芽

蘇子瞻

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  
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  
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戲作小詩君一

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詩話

會湖常境上

唐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采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為盛集白樂天守姑蘇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寄詩云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鍾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後前合作一家春

雀舌下材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唯牙長為



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凡北人不識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客未嘗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論槍旗

荆公選元厚之詩云：新茗齋中試。一旗世謂茶之始。生而嫩者則為一槍。槍大而開謂一旗。過此則不堪矣。荆公博學多聞。豈自有所稽。而非淺陋之能察也。塵史

茶用鹽薑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着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東坡

雜著 以下係水品

水錄

張又新

仁宗時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鴻漸。謂曰：陸君善茶。天下所聞。揚子南寒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可輕失。乃命軍士信謹者。挈瓶操舟。深詣南寒。陸繫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寒者。似臨岸者。使稱不敢給。既而傾諸盆。至平遽止。又以杓揚之曰：此南寒者矣。使蹶然駭服曰：某自南寒齋至岸。舟盪平。懼其勢挹岸水以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李大驚。陸又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自命更占而次第之。

大明水記

歐陽永叔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

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入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文新為前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谷。謂山水上乳泉石池為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丘石泉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泉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

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南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溪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臺十丈瀑布水第十七。柳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臺十丈瀑布皆戒入勿食。食之生疾。其餘紅水居山居上皆與陸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其述羽辨南零听水恠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為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亞滄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眾雜聚故次山水。

聞茶說

唐子西

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

少師作龍茶後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錢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今吾提瓶走龍塘無數千步此水宜茶昔人以爲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每歲新茶不過三月至矣

古詩

焦干之求惠山泉詩

蘇子瞻

茲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過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淺深各有值方圓隨所蓄或爲雲洶湧或作線斷續或鳴空洞中雜佩間

琴筑或流蒼石縫宛轉龍虎威餅罌走千里真偽半相續貴人高宴罷醉眼亂紅綠赤泥開方印紫餅絕圓主傾甌共歎賞竊語笑童僕豈知泉上僧盃酒自挹掬故人憐我病弱籠寄新醪欠伸北窓下晝睡美方熟精品厭凡泉願子致一斛

余愛玉女洵水破竹爲弊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謂之調水符

前人

欺謾久成俗關市有乘繻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滯澠皎若鶴與鳧吾今既謝此但視符有無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棄置爲長吁

惠山泉

黃魯直

錫谷寒泉榭石俱榭音利蓋取井旁數小石置榭水澄水令不濁併得新詩藁尾書忌

呼烹鼎供茗事澄江急雨看跳珠是功與世滌臃腫今我一空  
常宴如安得左轡箕穎尾風爐煮茗卧西湖

律詩

陸羽茶井

王元之

甃石封苔百尺深試茶嘗味少知音惟餘半夜泉中月留得先  
生一片心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二終

